

明的思想倾向。<sup>[1]</sup>

## 第二节 环境与人物的双向同构

马克思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sup>[2]</sup>就人与环境的关系而言，人是主体，环境是客体，它们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两者相互依存、渗透，失去一方便失去另一方，谁也离不开谁。社会环境的内涵是宽泛的，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政治关系、伦理道德关系、民族传统关系、文化艺术关系、宗教信仰关系、风土人情关系……都包孕在社会环境这一概念内。

环境是人创造的，人用自己的意志、愿望、审美感情使自然对象化，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人化的自然”。这个大自然已与原始形态的自然环境有很大的区别，它是经过人的审美意识、审美感情熔铸后的主客观统一体。由此可见，我们所说的环境，是“人化的自然”。它既是客观的，又包孕着人的主观因素。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称他为“第一自然”的话，那么，经过作家选择和艺术加工而在作品中出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那就是意识形态化的“第二自然”，创作中艺术结构的一个有机部分，也即是作家笔下的“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作为“第一自然”的自然环境，它是种客观存在，尚且渗透着人的主观因素；作为作家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它已化为文字符号，是受客观环境制约的精神世界的产物，其主观的感情和情绪色彩，当然就更加鲜明、浓郁、丰富了。

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时代和社会之中，生活在一定的环境里。要认识人、理解人，就不可能把人与历史、时代、社会、环境孤立起来。环境会影响人，人也会影响环境。从艺术的审美视角来考察，环境与人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同构的关系。环境可以辐射人物，人物也可以辐射环境。环境要是脱离人物思想感情的投影，环境本身就没有多少审美价值可言。人物要是脱离环境的投影，处于一种真空地带，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命运的来由，也就失去现实的根据。我们强调人的主体性，但并不忽视环境的巨大影响力和作用

<sup>[1]</sup> 赵朕. 悲情倾注百姓间——评泰华作家马凡的短篇小说创作[J].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2. 1.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1972, 243 页.

力。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封闭式的环境里面，孤陋寡闻，容易造成思想僵化、固执、保守、囿于偏见、夜郎自大等性格弱点；长期生活在科学文化发达、民主气氛良好、开放性体系的环境里面，人的视野、胸襟、气度、性格必然也会随之而有所拓展。<sup>[1]</sup>

老舍说得好：“人物如花草的籽粒。”<sup>[2]</sup>环境对人物来说，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它不时把自己的能量辐射在人物身上；人物对环境来说，也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他（她）们不时把自己的能量辐射到环境上面，形成双向辐射的建构关系。环境与人物的关系是物我同化，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的关系。我们不难体味到作者的深意：自然风光是如此优美，主宰大自然的人，心灵同样也应该纯洁美好才好。

环境对人物的深刻影响，有时是有形的，有时则是无形的。历史文化、伦理道德、宗教迷信、地域观念、风土人情……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长期积淀在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里面。这种集体无意识，是种看不见、摸不到，却能感觉得到的潜移默化的巨大力量，它对人物的灵魂又有渗透作用。<sup>[3]</sup>

因为马凡熟稔风景摄影的缘故，他的小说很注重景物描写，并以此来渲染环境，抒发情感。如在《高山日月》的开头，作家对山寨的夜晚是这样描绘的：“入夜，山寨一片宁静寂寥，只有蛙声虫鸣，此起彼伏。它们像齐心合力演奏着一首小夜曲，为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睡在帐篷里，听在心坎里，享受一片清宁的心境。银色的月光，撒洒下一片白茫茫的光辉，使整个山寨沐浴在柔情似水的爱抚中；像娇羞的姑娘头在爱人的怀抱里，在夜色中，看去若隐若现。”<sup>[4]</sup>

这段景物描写渲染了山寨的优美环境，制造了氤氲的氛围，为小说主人公进入深山摄影采风进行了思想的铺垫，同时也以这种优美宁静的环境为以后所描写的剿毒斗争埋下伏笔，更加反衬出剿毒斗争的激烈、艰苦和复杂。

《战地情》中对西贡街头临战环境的描写很有典型性。如，三五成群的兵士“在大马路上人行道的地方，摆叠着沙包阵地，架上机关枪，上了子弹，

[1] 张德林. 现代小说的多元建构[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86-88 页.

[2] 老舍. 《景物描写》见《论老舍论创作》77 页.

[3] 张德林. 现代小说的多元建构[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90 页.

[4] 司马攻. 马凡集——泰国卷[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8, 5 页.

严阵以待”，铺子店面“在人行道上都布防了铁丝网儿，把整个店子蔽住”，<sup>[1]</sup>等等，不用过多的笔墨，西贡临战前的恐怖、紧张气氛就被烘托出来，使每个未经其境的读者也感到有点毛骨悚然。

在《狗仔的梦》的结尾，作家以独立的一节描写了这样的景物：“天边残存了几抹淡淡的云彩。天就要黑了。这时，忽有一种熟稔的摇铃声，从远处的街道，慢慢地传来……”<sup>[2]</sup>这个结尾犹如电影中的空镜头，以形象的画面暗示出狗仔的同伴们在儿童节这天痛快地玩了一天，都回家休息了，可是他为了生存还不得不沿街摇铃卖冰棒。这个十多岁的孩子的艰难处境，通过这种景物的描写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作家的感情流向也自然地渗透出来。<sup>[3]</sup>

马凡的笔力是强劲的，他用一种无声的嘲讽在抨击人物的可悲可笑，其主要锋芒更在于揭开那张由封闭环境所萌生的无形精神罗网，他对人物的精神奴役实在太严重了。这种无声的嘲讽特别深沉有力，正显示了作家开放体系主体审美意识对场景和人物描绘的艺术渗透力。这种传统集体无意识在人物身上的精神积淀，尽管它是无形的，非自觉的，潜在的，但它又是深层次的，非常强大的。从根本上看，它来源于长期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熏陶和影响。作家自觉地揭开这种内在联系，便能起到震撼灵魂、发人深思的作用。作家笔下的环境，完全是创作的主体、人物主体对象化、主观化了的环境。环境经过主体审美意象的浸润，变得富有灵气和诗情画意。

环境的的主观化，进而为心灵化、人格化，上升为一种哲理意蕴的象征。自然环境必须由人的审美感情的关注，才能进入艺术的领域。这样看来，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这两个概念都不能脱离主体的人。在小说创作中，作家塑造人物性格，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

现实主义作家在揭示现实的本质真实，进行艺术创造的过程中，总是把刻画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特征和命运变化放在首位；这种描写，不是把人当作没有社会性的“纯粹的”“生物学”上的个人，脱离社会的孤立的存在，而是把人设置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社会思潮、人类精神积淀相互联

<sup>[1]</sup> 司马攻. 马凡集——泰国卷[M]. 厦门:鹭江出版社, 1998, 5页.

<sup>[2]</sup> 司马攻. 马凡集——泰国卷[M]. 厦门:鹭江出版社, 1998, 114页.

<sup>[3]</sup> 赵朕. 悲情倾注百姓间——评泰华作家马凡的短篇小说创作[J].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2. 1.

系的总体中，来反映和把握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并不是天生的，它来自社会环境的各种影响。现实主义创作重视写人，写人的性格和内心世界；这人是社会的人，这性格的心理乃是历史、时代、社会在人的心灵中的巨大投影。

马凡的作品以刻画典型人物的性格为主，人物与环境（包括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形成相互影响、双向同构的对应关系，非但可以从人物身上看出时代、历史、社会环境、民族风情，地域习俗的烙印，而且也可以从环境中显示人物思想感情性格的投影。



## 第二章 马凡对理想人格的想象与塑造

马凡把作家的理想与激情，美善与丑恶，理智与冲动，天真与浪漫都融入他笔下的人物和情节中。马凡先生在《蝶花恋》的创作过程中，把悲剧意识运用到他笔下的人物和情节中，无论是描写悲剧事件还是塑造悲剧人物，都能充分体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及美与丑的强烈对比，让人们从中得到精神陶冶，引发道德反思。这一切，无疑都融入了作者的哲理思考，体现道德判断和对现实的强大冲击力。《蝶花恋》作品的另一个显著特色在于他的悲剧情结。许多作品悲剧意识浓厚，其人物情节都伴随着悲剧事件。个别作品由于悲剧情节的曲折性，使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更富于艺术感染力。令人赞赏的是，这些悲剧作品在描写悲剧事件时，既描写其发生的过程和结果，还能指出其产生的原因，探究其根源。让人们看到了悲剧的社会性之外，还能窥视到悲剧的时代内涵。在人们为人生的艰辛和环境的无情而悲伤感叹之际，不为悲而消沉，不为悲而丧志，还能在悲中看到希望，增添了生活的勇气。这就是这些悲剧作品留给我们最显著的审美特色。<sup>[1]</sup>

小说《追求》，被称为马凡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是从单一中寻求曲折的经典之作。马凡在这篇短篇小说中，只涉及了一个最简单的情节：已涉爱河而至今毫无任何结果的恋人，在爱情问题上所遇到的波澜。

文学是人学，人物是小说的灵魂，关注人物命运，塑造典型的人物，是小说与其他文体最重要的区别。因此，一篇小说的成功离不开人物形象的生动塑造。马凡遵循小说的艺术规范，在努力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但是，他塑造人物形象不同于其他泰华作家。

### 一、着重写好一、两个人物。

马凡将小说的情节单一化、简单化。他尽量叙述少量的人物和一个单纯的故事。尽可能地刻画少量的人物形象，甚至集中刻画一个或两个人物。作家的笔触就像舞台的聚光灯，总是照着一个人。笔者认为《追求》中刻画最好的人物是洪泽华。

<sup>[1]</sup> 张国培. 20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M].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7, 343-346页.

《追求》应该着重刻画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其他人物都是次要人物，是陪衬。洪泽华是一位普通的公司职员，对工作认真负责。但在爱情受挫时，一反常态像变了一个人。请看下面两段描述：

**洪泽华走到他的办公桌前，负气地把手中的文件掷到桌上，闷闷地坐下来，无精打采地耸起两肩，双手合在一块，探着身子坐在那里发痴。**

**他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烦闷地继续工作。好一会，洪泽华才把头抬起来，他惘然凝视着面前的那架电话在呆思……<sup>[1]</sup>**

这两段叙述之中，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对洪泽华的怜悯之情。而这样的情形，却和刚出场时的洪泽华判若两人。作者就是这样通过前后对比，把洪泽华对爱情的执着，描写得力透纸背。

## 二、突出主人公性格的侧面。

短篇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宜突出主人公性格的某一侧面，甚至是某一性格侧面的某一点，这种性格的典型侧面必须是能表现人物性格的突出之点，即人物的“闪光点”、“凝聚点”，或“核心点”。

何丽的性格被作者刻画的极为真实，尤其是她的嫉妒心理，被刻画的入木三分。她嫉妒萧红，因而常常幻想自己将怎样击败萧红而得到洪泽华。最后不择手段地把一张偶然拍摄的相片作为道具，上演了一幕“先声夺人”的爱情闹剧。

## 三、描写定型的性格。

马凡不仅不过多地塑造人物形象，而且他从不写人物多方面的性格特征，也不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他只写人物已经形成了的定型的性格。写他在某一典型环境中，这一性格的展现。

所谓“定型的性格”，即是指一个人物最基本的性格特征，它决定了这个人的本质形象。人物的性格写好了，人物形象也就写活了，立起来了。透过这个人物形象，完全有可能折射出时代和历史的辉煌。

马凡非常熟悉笔下的人物，并对笔下人物有着强烈的爱憎，所以在写《追求》中的人物时，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定型的性格”。

<sup>[1]</sup> 马凡. 蝶花恋[M]. 曼谷: 湄江文艺出版社, 1996. 7, 202, 210 页.

#### 四、写出鲜明独特的个性。

在现实生活中，人是有个性的，各人有各人的性格特征。短篇小说，尤其应该写出人物的独特个性来，这样的人物形象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马凡在具体写作时，往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勾勒人物的特征

（二）写出人物的差异

（三）抓住生动的细节描写

马凡的短篇小说，只求质，不求量。<sup>[1]</sup>他在创作时，清醒地审视生活，以真实的角度切入社会生活，把镜头对准了万花筒般的世界，“把美的、丑的、甜的、苦的”生活景况，以及“心灵中的感悟，化为富有意境的图画”。充分发挥了短篇小说尖锐、犀利、夸张、讽刺、幽默之长，深刻地揶揄和调侃了人生的病态和社会的污垢。<sup>[2]</sup>

马凡严谨地选材和严肃地创作，使得作者能够抓住较深刻的主题来揭示生活中的人生哲理，这和作者思想深处的“轮回”理念，不无关系。所以，在马凡的诸多短篇小说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成为小说人物和情节的主线。

### 第一节 青年男女理想形象描绘

爱情是文学创作常写常新的题材。马凡表现爱情题材的小说，善于抓住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矛盾纠葛，来表现人物的思想境界，揭示出人物灵魂的美与丑。<sup>[3]</sup>《蝶花恋》是一篇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爱情小说。主人公林学是一个二十多岁，血气方刚，善良人情的知识青年，在与素妮的偶然邂逅中产生爱情，但素妮却一直笼罩在泰文校长威猜逼婚的阴影之中。这对年轻人企盼挣脱这一世俗的羁绊，共创美好的将来。可惜，最后事与愿违，素妮难逃虎口，选择了永远的离去，给林学留下了无尽的悲愤与思念。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却让林学未沉沦于幻灭与穷愁，他在悲愤中觉醒，灵魂在拷问之后得到升华，勇敢地朝前

[1] 马凡. 泰国当代作家微型小说选——放猫[M]. 曼谷:时代论坛出版社, 2001. 2, 10 页.

[2] 赵朕. 重作冯妇气象新——序马凡的微型小说集:放猫[J]. 八斗文学, 2005. 8.

[3] 赵朕. 悲情倾注百姓间——评泰华作家马凡的短篇小说创作[J].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2. 1.

走去。

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怎样着重对人物的精神气质进行开掘，也就是说，怎样以男女双方精神气质的契合点来昭示人物在爱情生活中的情感起伏，灵魂的涌动，并赋予丰富的人性内容，这种艺术经验仍然为当代作家所珍视、借鉴和汲取。

小说不仅把这一对青年男女在相恋中的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曲折微妙的感情描绘得丝丝入扣，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它所昭示的人性内容有其普遍性和永久性。纯正的爱情，确实有点神秘，它不可预测，不能刻意祈求，一旦闯入青年男女的心灵，便成为一股无法抑止的激情，一种不可名状的喜悦；纯正的爱情，是心灵对纯美的向心力，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渴望，愿意为美而奉献自己。作者就是这样，为这对青年男女谱写了一曲爱的颂歌。<sup>[1]</sup>

马凡是一位说真话，吐真情，艺术视野独特，创作个性幽默诙谐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对现当代城市人中小市民阶层生存状态的描述非常准确。

《追求》是一篇写得一波三折的小说，本来洪泽华与萧虹相爱，因为一些小误会而心存罅隙，何丽却乘虚而入，制造假象，离间萧虹与洪泽华的爱情关系。在误会云消雾散之后，两颗相爱的心更加纯洁、热烈，而拨弄是非的何丽却自惭形秽，痛不欲生。这些爱情故事本身并不新鲜、奇特，但由于作家着重于灵魂的揭示与袒露，读来仍给人以新的感受。<sup>[2]</sup>小说只出场了八个人物：洪泽华和萧虹是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方青和林芳；何丽、比利和陈实山；还有一个男性陈医生。一条主线和两条副线。

洪泽华、萧虹、何丽之间的爱情纠葛为小说的主线；而何丽、比利、陈实山的爱情纠葛与方青、林芳刚刚开始的爱情为小说的两条副线。

整篇作品丝毫没有新意。但表现了“爱情主题永恒”的规律，使得小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有一点值得注意，作者通过对主要人物的描绘表达了自己对理想人格的想象和追求，并进行了人物形象塑造。

首先我们来看，作者所想象和追求的理想人格：

<sup>[1]</sup> 张德林. 现代小说的多元建构[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56-57 页.

<sup>[2]</sup> 赵朕. 悲情倾注百姓间——评泰华作家马凡的短篇小说创作[J].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2. 1.

洪泽华、萧红、陈实山，方青、林芳无疑是作者所想象和追求的理想人格的典型和代表，而何丽是作者同情的对象，至于比利则是作者批判的反面人物。

洪泽华：懦弱，多疑，轻信，但对爱情却是真诚专一、追求执着。

萧红：善良美丽，宽容，热心帮助别人，爱情诚挚高尚。

方青和林芳：真诚可爱，乐于助人，愿意成人之美，最后双双坠入爱河。

陈实山：朴实，真诚，善解人意，爱情真实可靠。

何丽：自私，狭隘，乖戾，偏激，爱慕虚荣，爱情摇摆不定，但最后终于醒悟。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尽管这些人物身上有许多缺憾，但对感情的执着和专一，才是作者所要着力表现的。当今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更实际，致使爱情也变得商业化，而不再是人们理想中那样纯洁高尚。

也许正是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的冷酷和严峻，才使得作者在小说中展现自己理想中所款慕的人物性格和人物形象。

小说以洪泽华周末下班时，给萧红打电话拉开序幕。

在序幕中，作者文思飘逸，给极为普通的故事设置了重重曲折，读者被领入崎岖的山路开始了曲折的攀登。

洪泽华是一个公司职员，爱上了当护士的萧红。虽然爱她，敬她，但从没有开口表白，至今那团爱火只是在自己胸中默默燃烧。

小说至此，没有“曲折”！

作者求“曲”，妙先其一：

周末洪泽华打电话约萧红一起去看电影，结果被萧红婉言谢绝。就在此时，电话里突然跑出个陌生男子：

“萧红，陈医生请你去……”

洪泽华疑心初现：萧红已经下班很久了，陈医生还找他做什么？思前想后，自觉未免太多心了。

如就此停笔，水面平静，未见波澜，仅仅泛小小涟漪。

作者求“曲”，妙有其二：

洪泽华爱火焚心，就是见萧红一面也是满足。于是，摆脱了方青的好意同行，独自来到萧红所在的爱华医院。俗话说的好：无巧不成书。来到医院，还没来的及过马路，就看见萧红与一位男子亲昵地坐在一辆三轮车上，有说有笑地离开医院。此时的洪泽华一跤，跌进失恋的深渊！

让洪泽华如此遭受煎熬，也仅是在水面上丢下几块石头，不见惊涛。

作者求“曲”，妙在其三：

就在洪泽华在深渊中苦苦挣扎的时候，“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何丽，出场了。何丽这个即将迈进老姑娘行列的女人，视洪泽华为自己选择爱人的最佳人选。她为了能得到洪泽华的爱，开始喜欢矫揉造作，在人前卖弄自己的优点。她抛弃了女性的矜持，主动地追求洪泽华。由于关键人物的出现，洪泽华的感情世界里，便由此掀起了轩然大波，惊涛拍岸！

《战地情》和《高山日月》是马凡创作于 90 年代的短篇小说。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经过三十多年的沉寂，在创作技法上不仅不使人感到生疏，却给人老到、深邃的感觉。这两篇小说在创作风格上揖别了 50~60 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格调，而采用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表现了含量丰厚、复杂的思想内容，艺术架构也趋于曲折、幽深。《战地情》是以 60 年代越战时期为背景创作的。当年泰国曾派遣称作“黑虎营”的军团参加越战，军团士兵与当地姑娘发生恋情，留下孽债。小说中的彩虹就是这种畸型恋情的产物。二十多年后，彩虹来泰国探亲，终于圆了亲情梦。而黑云的生身父亲是美国的黑人士兵，却对自己的寻亲梦感到茫然若失。这个孽债的故事并没有谴责任何一方的失误或过错，而是着眼于亲情的复归，表现了亲人团聚的喜剧性结局。《高山日月》则显得沉重得多，给人思考的余地也较为广阔。它是写一个摄影家冯天到高山地区摄影采风，受到毒梟的绑架，大难不死，毅然投入剿毒斗争。小说重点表现了剿毒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陆军中尉高英是摄影家冯天的老同学，此次高英请缨带领军队进山剿毒，一是履行公职，为民除害，二是为三年前弟弟高远剿毒牺牲报仇，决心剿灭毒梟李老夫。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李老夫竟然是三年前进山剿毒的高远！他进山剿毒时消灭了毒梟李老夫，自己的人马也死光了，无颜回去见父老，就以李老夫的名义继续制毒贩毒，使得一个有为青年成了毒梟。

这个悲惨的故事从一个侧面昭示出制毒、贩毒的丰厚回报产生了巨大的诱惑，使得一些走投无路的人为了利益的驱动铤而走险。这两篇小说虽然题材不同，背景有异，可是却以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为读者展示了鲜为人知的世界。

在艺术上，马凡善于运用映衬的手法，来突显主要人物的特征。譬如《战地情》中的彩虹和黑云是两个命运相同的人物，小说以黑云寻亲未果的“茫然若失”来映衬彩虹圆了寻亲梦的喜悦；《早采的果子不甜》中以陈梦飞婚后生活的拮据来映衬林雄匆忙结婚的危机；《追求》中以何丽心灵的龌龊，来映衬萧虹对爱情的真诚与执着；《狗仔的梦》以儿童节这天同伴的欢乐来映衬狗仔为生计奔波的苦痛与艰辛；《篱墙内外》中以篱墙所分割的两家孩子隔着篱墙对话时的不同观点，突出了穷人家孩子的悲苦命运。这种映衬是对作品基调的一种补充与发挥，既能体现出刚柔并济的节奏感，又能产生烘云托月的艺术效应。<sup>[1]</sup>

## 第二节 时空情境的交叠

小说是语言艺术，同时又是时间的艺术。

小说的中心是写人。按照高尔基的说法，人物、情节、语言是小说的三大要素。情节是由人物的行动构成的。所谓情节，就是指人物性格的历史，行动的轨迹。人物的活动，情节的发展都有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尽管有人提出当代小说应该淡化情节的主张，但总不能没有情节，取消情节吧，情节的展现总是以时间为线索，时间是连接作品情节，人物与人物、人物与事件之间的纽带，人物之间的各种联系依附真实的时间关系。因此可以说，时间是情节中最有活力最敏感的因素。<sup>[2]</sup>

小说创作的中心课题是如何把人写“活”，写出能够反映特定时代社会内容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典型人物。人物描写的方法很多。心理描写无疑是人物描写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抒发人物在特定情势下复杂而微妙的感情，时空情

[1] 赵朕. 悲情倾注百姓间——评泰华作家马凡的短篇小说创作[J].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2. 1.

[2] 张德林. 现代小说美学[M]. 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142页.

景的烘托，富有时代的真实感。人物“自由联想”中时空情景的跳跃，应以人物的内在情绪为线索，为基础。正因为人物不多，中心人物突出，作者才有可能开启一、二个主要人物灵魂的闸门，让其潜在的意识、情绪、意象、理想、情感，像潮水一般喷涌迸发，一泻千里。作者采用大量的人物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的艺术手段来表现上述的艺术内容，是完全符合艺术内容决定艺术形式、艺术形式反作用于艺术内容这一艺术辩证法的。

写小说，总是要给人看。一部小说，写得成功抑或失败，我想，一个起码的检验标准是动人还是不动人。小说应以真切、自然、生动、感人为佳。这是一种颇高的艺术境界，没有足够的“艺术功力”是无法企及的。我们常说这个作家“艺术功力”深厚，那个作家“艺术功力”不足，这句话不能脱离作家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来理解，他有明确的内涵：从创作主体来说，那是指客观生活、体验生活、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深刻程度；从具体作品来说，那是指艺术描绘的“准确性”和“透彻性”。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对读者都得动之以情；诉之以理；这里最好能渗透在情之中。对情的描绘，不言而喻，愈透彻、愈深刻、愈细致，就愈动人。所以说，艺术描绘的“透彻性”比起“准确性”来，乃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sup>[1]</sup>

而马凡的小说恰恰体现了以上的优点，文中时空情境的交叠，使文章更加栩栩如生，对读者充满了吸引力。当我们在欣赏作家创造的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而且作家的叙述语言也会成为审美对象，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人讲故事非常地幽默、非常地机智，讲话很调皮，能让我们读了以后发出会心的微笑，那么，这种体现了叙述人个性的语言，就使得叙述人本身的形象也在作品中站立起来，这就是一种比较高明比较成熟的叙述。因此，不是所有的写作者都能创造出这样的写作情境的，而只有由体现了叙述人幽默、豁达、机智的个性化语言形成这种调皮的、读起来很有韵味的叙述人的语言，才能让我们心领神会地流露出阅读的微笑。

---

<sup>[1]</sup> 张德林. 现代小说美学[M]. 湖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267-279 页.